

一年之计在于春

我的大学记忆

□王辉

1978年11月初的一天上午,几天前还在嵊泗县菜园菜场卖酱油酱瓜的我,坐在了杭州大学教育系的137号阶梯教室内,参加新生入学典礼。

我于当年夏天参加高考,是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二届大学生。

高考刚恢复那几级的大学生年龄跨度特别大,我们班同学大的三十出头,小的十七八岁,我是班级里最年轻的3个17岁学生中的一个。一方面由于年纪小,另一方面我从小偏处海隅,在上大学之前也没出岛见过什么世面,所以进入大学后,在阅历较为丰富、思想相对成熟的年纪较大的同学面前,我常常自愧不如,有一种无形的自卑感。

除此之外,还有学习上的压力。虽然我是以海岛小县文科第二名的成绩进入大学的,但“天外有天、人外有人”,班里的同学都是百里挑一的,特别是一些年纪较大的同学知识基础较为厚实,知识面也更为广博,我与他们相比不仅毫无优势可言,很多方面还相形见绌。

更让人感到绝望的是,不仅知识的广度深度有所欠缺,而且在学习态度上,总有比你刻苦用功的同学。即便我有时候早上五点半起床想早一点到教室里去早自习,但在去盥洗室洗脸刷牙的时候,就发现有班里同学早已坐在寝室楼外面的角落上在晨读了。那种“己不如人”的苦闷更加重了自己的焦虑。

还有,教育系并非是我自己填报的志愿,我进校时连教育专业究竟要学点什么都不知所云。后来的教育学、心理学、中国古代教育史、中国现代教育史、外国教育史等专业课程,给我的感觉不仅晦涩深奥,而且非常枯燥乏味,以至于我对这些功课没有什么兴趣。

刚刚恢复高考后入大学校园的学生,在外人看来都是天之骄子。但我在刚入大学的一段时间里却有着一般人不知的许多苦恼,那时候我也完全不懂什么叫心理调节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,是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国家生机勃勃的年代,也是整个社会渴望求知的年代。我们这些青年学子都深知上大学机会来之不易,每个人肩上都负有家庭和社会的重托,求知欲非常强烈,面对任何困难都毫无气馁。我也一样,在苦闷面前没有一筹莫展,而是经常在心里默默地勉励自己:在大学期间不可能一帆风顺,只要勤奋努力,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。

我对教育兴趣盎然,但对其他方面的人文知识倒是兴趣广泛。因此从第二学年开始我有意识地读书读得杂一点,课余时间涉猎更多人文社会科学知识,阅读了不少政治、经济、文学、历史等方面的书籍。当时,学校会不定期在大阶梯教室举办各类讲座,我都千方百计地前去旁听。记得学校举办过一次“百科知识”竞赛,我报名参加了比赛,并在竞赛之前到图书馆里借了各类文科辞典起早摸黑地阅读,尽管没有获得名次,但人文的种子在自己心底扎下了根。

我有一次听历史讲座时,讲课老师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说大学里不仅要学习和掌握知识,更重要的是要养成学习的良好方法,提高研究问题的能力,这对自己终生受用。从此我开始琢磨如何更好地培养自己的学习习惯和方法。经过一段时



间的摸索后,我发现到校图书馆阅览室去看各类学术杂志刊登的最新学术论文,对于自己开阔视野、吸收新知识、增强研究能力很有帮助,从此,我每天的生活基本上是“寝室—教室—图书馆”三点成一线。

校图书馆一楼的阅览室,是最吸引学生的地方,常常出现开馆前排队抢座位的情景。如果没有课程,我就早早来到了校图书馆,为的是抢一个难得的座位。一进阅览室,我除了读书、做作业,就是一本本地翻阅新出版的社会科学方面的各种学术期刊、大学学报,大量阅读文史哲类论文。我从这些文章中琢磨如何选题、如何阅读文献、如何思考问题、如何撰写论文。经常阅读学术类期刊论文让我受益良多,我把这种阅读称之为“研究型学习”,逐渐明白了做学问的方法,也从中感受到研究问题的艰辛与乐趣。

从第三学年开始,我们上的如比较教育、学校美育、学校体育、语文教学等不少课程,到期末不再笔试,而是改写小论文,于是我深深体会到了什么叫“读书使人不惑”,因为我在校阅览室自诩的“研究型学习”在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,广泛阅读学术论文的经历让我知道自己要“写什么”和“怎么写”。

于是,我兴致盎然地模仿着自己看了不知多少篇的学术论文,开始精选主题,广收素材,谋篇布局,随心所欲地笔走龙蛇。写好后又对照着学术期刊上的优秀论文一遍遍地修改完善,如此这般反复润色,效果自然不错。一篇篇论文交上去后大都得到了优秀的评价,有的还赢得了老师的好评,从此一评大学前两年考试分数中游落落的状况。

很快就到了准备毕业论文的日子。我因为对教育学一直提不起兴趣,但对体育倒是颇感兴趣,所以选了一个体质教育的冷门选题,每天花六七个小时在体育系的一间资料室里一个人静静地翻看、收集资料。

有一天,当我看到有的专家从青春发育期(10至20岁)在人的一生身体发展中的重要性,从而推导出整个青春前期是体质教育的最佳期,而有的专家却根据运动技能形成过程的特点,认为中小学时期(7至18岁)是体质教育最佳期,我突然来了灵感,脑子里冒出了一个想法,横跨10年这么长的时间怎么能说是最佳期呢?

于是我对1979年全国体质调查结果和其他体质研究材料进行了全面分析,并参阅了大量的书籍和论文,从身体机能变化、身体素质增长、运动能力提高、接受体质教育可塑性和心理承受力等方面进行研究,认定青春前期(女孩9至13岁、男孩11至14岁)是体质从未定型到定型、从渐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,是人生中长身体的黄金时期,也是体质教育的最佳期。

我从生理学、教育学、心理学、体育运动学等方面进行全面论证,写就了洋洋1万多字的毕业论文《试论体质教育的最佳期》,很顺利地得到了论文指导老师寿云霞的通过。寿老师的丈夫李翅鹏是杭大体育系副教授,看了我的论文后认为文章写得不错,建议我将文章压缩一下,不妨投给相关的大学学报,后来我将论文浓缩成《青春前期是体质教育的最佳期》,发表在《成都体育学院学报》上。

毕业了,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,虽然工作不到两年我就调离了教育系统,然而大学期间养成的良好学习方法,以及思考和研究问题的习惯,让我终生受益。

长鞭一甩说耕牛

□曹银员



耕牛,一般有水牛和黄牛两种。北方干旱多黄牛,南方多水牛。在农业机械化普及之前,舟山农村种田几乎全靠牛,村民视耕牛为宝。

当年,我所在的岱山岛黄官泥岙村第二生产小队有50多户人家,可却只有一头高大健壮的灰色水牛和一头棕色的老黄牛。种田时,犁、耙、抄环节全靠水牛用力来完成。老黄牛作碾谷子和其它辅助之用。

整理水田首先是要耕田,当年需要犁、牛、人三方面结合。耕田时把牛套在牛脖子上,犁的前头由牛拉着,人在犁后,一手扶犁梢,一手握鞭拉牛绳,把握好犁田的纵横深浅质量。犁好田后,接着就要耙田和抄田,其农具有两种,一种是“直立式”的,用木头作档杆,底部是一排约半尺长尖尖的铁棍刺。另一种是“平躺式”的,长方形木头杠下面是前后两排“铁刀”。耕作时,先用“直立式”,后用“平躺式”,都是依靠耕牛前拉作为动力,来实现精耕细作。

俗话说,骏马虽千里,耕田不如牛。饲养保护好耕牛对农业生产十分重要。为此,生产队非常重视,在自然村的西南头冷僻地建造了一间新牛屋,落实村民伺养耕牛措施。起初是各家各户每户一天轮流伺养,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下来,有的人家敷衍伺养,耕牛有时吃饱有时饿肚,责任谁也说不清楚。于是,大家商量决定采取“全年包养”办法,就是专人专养,期限为一年,每日记4工分(整劳力一天10工分)。由于我年少刚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,一天挣的工分也不多,在父亲建议下,就毫不犹豫地报名包养了生产小队这头大水牛。

我们那里饲养耕牛叫看牛,我被村民戏称“看牛歪”(放牛娃)。看牛没那么简单,耕牛劳作时,我就要背着筛满山跑刺鲜嫩的青草饲料,遇到刮风下雨,还得穿上尼龙布烫的那种白色雨衣顶风冒雨四处找。耕牛休工时,我牵着它在旷野山洞里自行吃草。水牛的胃口大,一天要吃50多公斤的青草,一次饮水就要半水桶(约10公斤)。春耕时节,耕牛劳累,生产队出资,要我买两坛黄酒喂牛,以便增加牛力。谁知水牛贪酒,我事先也不知牛的酒量,结果在犁田时,耕牛突然醉倒在田中,打不起,拉不动,这下急煞扶犁人。生产队长得知后,急吼吼叫来在别处劳动的8名年富力强的整劳力上阵,用了九牛二虎之力,连拖带抬才把醉牛搁上田藤,随后它整整躺了两个小时才勉强站立起来,我少不了被一顿指责。

夏种的一天,大雨滂沱。当天中午,田间劳动的人都回家吃饭了,劳作半天的耕牛少憩,我乘机牵牛让它在当地翁家山腰溪边吃青草。此地吞深树茂,没人居住,静得出奇,当时除了哗啦啦雨水声和山溪流水淙淙外,再无其它声音。在特定的环境里,我果断放开牛绳,让牛自由自在地吃草。雨越下越大,如瓢泼,而我却淋着雨蹲在堤埂上,呆呆地看着饿牛猴急猴急地吃着杂草,它的舌头像镰刀,一伸一缩就“喇喇”一下子就把诸多草卷进嘴里,有滋有味。不经意间,我抬头看见溪坑石头堆上有一条一米多长的大蛇昂头盯牛,且成攻击状姿势。我心里咯噔一下子:“再不能让耕牛受伤了。”便倏地起身,拿数块石头连续投扔打蛇,受惊的蛇一溜儿逃进牛正在吃的前面草丛里。

这可咋办呢?以防万一,我只能战战兢兢地靠近牵牛,疾步转到别的安全地带觅食。

看牛最有乐趣的是骑牛。牛是通人心的动物,相处时间长了它会听你的话。我想骑时,只要说一声“按角”,它就会温驯地垂下头来,让我踩着牛角爬到牛背上。农闲时节,每次来回骑着大水牛去山野草地,一副威风凛凛的神气样。炎热的夏天,我常常与水牛一起在不浅不深的河塘洗澡纳凉。水牛喜欢水,在河塘过把瘾倍加兴奋,尾巴甩个不停。在帮它擦身时,它还会转头瞪视我。

大雁南飞时,就该储备过冬草料了。冬收时,收集青嫩一点的晚秧稻草,在牛屋旁叠成一个草蓬,给牛吃时可从中间抽出稻草加上适量豆饼(一种精制饲料);同时将带叶的番薯藤晒干,这是水牛喜欢的好饲料。还要提前修理牛屋,每天清扫;烧温水给牛饮用,还要适时遛牛和让它经常在温暖阳光下舒适咀嚼,这样才能确保耕牛膘肥体壮,顺利过冬,待来年春天再发挥重要作用。

随着时光流逝,水牛垂垂老矣,生产队长这才答应借牛给乡里乡亲用于拉碾子碾谷子。稻子收割后成为米,中间要经过晒谷、碾谷、风扇等程序。可碾谷子得早起排队,那时因村里没通电,夜晚天太暗没法碾米,所以村里一天最多只能碾4户人家的稻。那时我干得最多的活就是赶老牛碾谷子。每每家要碾谷,爷爷就叫上我一块儿去村西头的那间破旧碾子屋。他先用条带快速将碾子打扫一番,然后把挑来的干谷往碾子上一倒,再用均匀地撒铺在碾盘上,接着将牛套扣到老牛肩胛上,伸手“啪”一拍牛屁股,随口“驾”吆喝一声,忠实的老牛立马迈开沉重的步伐,拉动了碾碾子,随即发出“吱吱吱吱”的响声,围绕着碾子转起来。这时,他咧嘴一笑,在我耳边叮嘱几句,这就走人忙别去了。我独自留下来的劳动任务,无非就是赶牛、翻翻谷、管碾子、喂饲草。

记得在一次碾谷时,天渐渐暗下来了,我有点儿着急,见老牛磨磨蹭蹭的样子,一气之下就用竹棒在牛背上“啪啪啪……”一阵乱打,岂料,老牛却骤然停下来慢慢地翘起尾巴,希里哗啦啦了好大一堆粪。顿时,我火冒三丈,举棒猛打,这时老牛蓦然扭转头直勾勾地瞪着我,顷刻间它的一双圆滚滚、乌乌亮亮的眼睛里盈满泪水。我倏然有点怜惜,有点同情,愧上心头,洞然醒悟:牛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呀!于是,我再也不想打它了,还主动亲近它。而后在碾谷时,只要爷爷不在旁边,顽皮的我就不再跟在老牛屁股后面用竹棒赶它了……就这样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涛声依旧的海边小村就在“吱吱吱吱”声中静谧地生存……

春的花,夏的蝉,秋的月,冬的雪——岁月荏苒,瀚海桑田。纵然你心中有千般柔情、万般不舍,岂能改变得了老牛的宿命?而今的我只能把它的记忆苦苦珍藏,时不时地静静咀嚼轻轻回味!